

中國人文化藝術

地雷陣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發行

陣 雷 地

著等南子邵

等子南仰者著

店書華新者版出

號一路鄉新路北川四海上

廠刷印華新者刷印

號九八四路康西海上

陣雷地

版初月八年九四九一
版再月十年九四九一

•者輯編•

社書藝文化人國中

權•版•有

0108

5001—1,0000(S2)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荷花淀·····	孫 犁 一
麥子黃時·····	楊 朔 三
五月之夜·····	王 林 五
地雷陣·····	邵子南 七
閻榮堂九死一生·····	邵子南 九
我的兩家房東·····	康 濯 一〇三
『俺們毛主席有辦法』·····	秦兆陽 一三一

荷花淀

孫 犁

——白洋淀記事之一

月亮升起來，院子裏涼爽得很，乾淨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正好編蓆。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繞着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裏跳躍着。

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葦子？不知道。只曉得，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全淀的蘆葦收割，垛起垛來，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女人們，在場裏院裏編着蓆。編成了多少蓆？六月裏，淀水漲滿，有無數的船隻，運輸銀白雪亮的蓆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莊，就全有了花紋又密、又精緻的蓆子用了。大家爭着買：

『好蓆子，白洋淀蓆！』

這女人編着蓆。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

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淀裏，淀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着新鮮的荷葉荷花香。

但是大門還沒關，丈夫還沒回來。

很晚丈夫才回來了。這年青人不過二十歲，頭戴一頂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黑單褲捲過了膝蓋，光着腳。他叫水生，小葦莊的游擊組長，黨的負責人。今天領着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女人抬頭笑着問：

『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晚？』站起來要去端飯。水生坐在台階上說：

『吃過晚飯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蓆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臉，她看出他的臉有些紅漲，說話也有些氣喘。她問：

『他們幾個哩？』

水生說：

『還在區上。爹哩？』

女人說：

『睡了。』

『小華哩？』

『和他爺爺去收了半天蝦簍，早就睡了。他們幾個爲什麼還不回來？』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麼了，你？』

水生小聲說：

『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想是叫葦眉子劃破了手，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裏吮了一下。水生說：

『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假若敵人再在同口按上據點，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淀裏的門爭形勢就變了。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

女人低着頭說：

『你總是很積極的。』

水生說：

『我是村裏的游擊組長，是幹部，自然要站在頭裏，他們幾個也報了名。他們不敢回來，怕家裏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來和家裏人們說一說。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

女人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她才說：

『你走，我不攔你，家裏怎樣辦？』

水生指着父親的小房叫她小聲一些。說：

『家裏，自然有別人照顧。可是咱的莊子小，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莊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別人，家裏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華還不頂事。』

女人鼻子裏有些酸，但她並沒有哭。只說：

『你明白家裏的難處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為要考慮準備的事情還太多，他只說了兩句：

『千斤的擔子你先擔吧，打走了鬼子，我回來謝你。』

說罷，他就到別人家裏去了，他說回來再和父親談。

雞叫的時候，水生才回來。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裏等他，她說：

『你有什麼話囑咐囑付我吧。』

『沒有什麼話了。我走了，你要不斷進步，識字，生產。』

『嗯。』

『什麼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後面！』

『嗯，還有什麼？』

『不要敵人漢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淚答應了他。

第二天，女人給他打點好一個小小的包裹，裏面包了一身新單衣，一條新毛巾，一雙新鞋子。那幾家也是這些東西，交水生帶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門。父親一手拉着小華對他說：

『水生，你幹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什麼也不要惦記。』

全莊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來，水生對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過了兩天，四個青年婦女集在水生家裏來，大家商量：

『聽說他們還在這裏沒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緊的話得和他說說。』

水生的女人說：

『聽他說鬼子要在同口按據點……』

『那裏就碰得那麼巧，我們快去快回來。』

『我本來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麼看頭啊！』

於是這幾個女人偷偷坐在一隻小船上，划到對面馬莊去了。

到了馬莊，她們不敢到街上去找，來到村頭一個親戚家裏，親戚說：你們來的不巧，昨天晚上他們還在這裏，半夜裏走了，誰也不知開到那裏去。你們不用惦記他們，聽說水生一來就當了副排長，大家都歡天喜地的……

幾個女人羞紅着臉告辭出來，搖開靠在岸邊上的小船。現在已經快到晌午了，萬里無雲，可是因爲在水上，還有些涼風，這風從南吹過來，從稻秧上葦尖吹過來。水面沒有一隻船，水像無邊的跳蕩的水銀。

幾個女人有點失望，也有些傷心，各人在心裏罵着自己的狠心賊。可是青年人，永遠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們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痛快。不久，她們就又說笑起來了。

『你看說走就走了。』

『可慌（高興的意思）哩，比什麼也慌，比過新年，娶新——也沒見他這麼慌過！』

『拴馬樁也不頂事了。』

『不行了，脫了繩了！』

『一到軍隊裏，他一準得忘了家裏的人。』

『那是真的，我們家裏住過一些年輕的隊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來唱，進去唱，我們一輩子也沒那麼樂過。等他們閒下來沒有事了，我就傻想：該低下頭了吧。你猜人家幹什麼？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畫上許多圓圈，一個一個蹲在院子裏，托着槍瞄那個，又唱起來了！』

她們輕輕划着船，船兩邊的水嘩，嘩，嘩。順手從水裏撈上一棵菱角來，菱角還很嫩很小，乳白色。順手又丟到水裏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穩穩浮在水面上生長去了。

『現在你知道他們到了那裏？』

『管他哩，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

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

『唉呀！那邊過來一隻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搖！』

小船拚命往前搖，她們心裏也許有些後悔，不該這麼冒冒失失走來，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了，什麼也別想了，快搖，大船緊緊追過來。

大船追的很緊。

幸虧是這些青年婦女，白泮淀長大的，她們搖的小船飛快。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一條打跳的梭魚。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駛起來，就像織布穿梭，縫衣透針一般快。

假如敵人追上了，就跳到水裏去死吧！

後面大船來的飛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搖櫓的手並沒有慌，水在兩旁大聲的嘩嘩，嘩嘩，嘩嘩嘩！

『往荷花淀裏搖！那裏水淺大船過不去。』

她們奔着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無邊擠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着陽光舒展開，就像銅牆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來，是監視白泮淀的哨兵吧！

她們向荷花淀裏搖，最後，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尖聲驚叫，掠着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

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她們想，陷在敵人的埋伏裏了，一準要死了，一齊翻身跳到水裏

去。漸漸聽清楚槍聲只是向着外面，她們才又扒着船梯露出頭來。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那寬厚肥大的荷葉下面，有一個人的臉，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荷花變成人了？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臉，啊，原來是他們！

但是那些隱蔽在大荷葉下面的戰士們，正在聚精會神瞄着敵人射擊，半眼也沒有看她們。槍聲緊緊的清脆，三五排槍過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衝出了荷花淀。

手榴彈把敵人那隻大船擊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戰士們就在那裏大聲歡笑着，打撈戰利品。他們又開始了沉到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他們爭着撈出敵人的槍枝、子彈帶，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麵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是一包用精緻紙盒裝着的餅乾。

婦女們帶着渾身水，又坐到她們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個紙盒子，一隻手高高舉起，一隻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對着荷花淀吆喝：

『出來吧，你們！』

好像帶着很大的氣。

她們只好搖着船出來。忽然從她們船底下冒出一個人來，只有水生的女人認的那是區小隊的隊長。這個人抹一把臉上的水問她們：

『你們幹什麼去來呀？』

水生的女人說：

『又給他們送了一些衣裳來！』

小隊長回頭對水生說：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們是誰，一羣落後份子！』說完把紙盒順手丟在女人們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遠的地方才鑽出來。

小隊長開了個玩笑，他說：

『你們也沒有白來，不是你們，我們的伏擊不會這麼澈底。可是，任務已經完成，該回去晒晒衣裳了。情況還緊的很！』

戰士們已經把打撈出來的戰利品，全裝在她們的小船上，準備轉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葉頂在頭上，抵擋正午的太陽。幾個青年婦女把掉在水裏又撈出來的小包裹，丟給了他們，戰士們的

三隻小船就奔着東南方向，箭一樣飛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裏。

幾個青年婦女划着她們的小船趕緊回家，一個個像落水鷄似的。一路走着，因過於刺激和興奮，她們又說笑起來，坐在船頭臉朝後的一個噘着嘴說：

『你看他們那個橫樣子，見了我們愛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們給他們丟了什麼人似的。』

她們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們沒槍，有槍就不往荷花淀裏跑，在大淀裏就和鬼子幹起來！』

『我今天也算看見打仗了。打仗有什麼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誰還不會爬在那裏放槍呀！』

『打沉了，我也會浮水撈東西，我管保比他們水式好，再深點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們也立隊伍，不然以後還能出門嗎！』

『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過二年，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誰比誰落後多少呢！』

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裏。